

时光深处的青葱岁月

四个当年的室友,再次齐聚在这所中专学校的大门前,已是三十三年之后。

门卫室里坐着的中年男人,听说我们是校友后,同意我们进入校园。电子闸门转动的声响精准而克制,我仿佛听见了当年下课的铃声——清脆、遥远,却清晰得让人眼眶发热。

1990年的武汉,九月的阳光依然炽热。一群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,在家长的陪同下,从全省各地汇聚到这所中专学校。他们衣着朴素,眼神里却闪烁着对中专生活的期待。

寝室是四人间,铁架床漆成天蓝色。我拖着行李进来时,三双眼从不同的角度望过来。

“你可算来了!我叫何若霞,荆州来的。”靠门边的少女停下铺床的动作,热情地和我搭讪。她的笑颜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带着几分羞涩,却又透着真诚的善意。

另两个人也凑过来自我介绍,她们一个叫杨利,来自江汉平原;另一个来自恩施,叫王玲玲。就这样,四个少女在武汉的秋日里相识了。

第二天上午的第一节课就是班会课。各人上台作自我介绍,湖北省地图在各人浓浓的家乡口音中活过来。来自随州的同学把“随州”说成“岁诌”;浠水的则称自己来自“浠匪”;来自仙桃的张盛

豪情万丈地说要和同学们一起“灰”(飞)向未来。十几种乡音在笑声里熬成一锅青春味道的汤,浓得上头,香得摄魂。

开学不久,秋季运动会的通知就贴在布告栏上了。来自仙桃的体育委员站在讲台上把报名表拍得哗啦响:“同学们,这是我们中专时期的第一个运动会,一定要一炮打响!大家要勇‘油’(跃)报名啊!”

一阵哄闹过后,报名表填好了。我报的是800米中长跑,腿长又爱运动的杨利则报了1500米长跑。

放学后的操场热闹起来,奔跑的、摆臂的、跳跃的、计时的、出主意的,人头涌动,喧声震天。操场上沸腾着青春的热浪。

运动会是在学校附近的体育馆里进行的。比赛还没开始,运动场内就人声鼎沸。

当发令枪响彻云霄,所有蛰伏的力量瞬间觉醒。各个赛区里都围满了人。啦啦队的呐喊声、主席台的广播声、裁判的哨声混在一起翻滚着。宣传组同学的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,墨水还未干就被送到主席台广播。

我的800米中长跑是在上午进行的。赛程过半,我的双腿渐感沉重,呼吸也越来越急促。快到终点时,赛道两侧的加油声变得模糊。“加油,后面快追上来了!”一道熟悉的声音让我陡然清醒。那是在赛道边上如影随形陪跑的杨利发出

来的。几乎是一瞬间,我的双腿先于大脑做出反应,步子猛地拉开。冲过终点时,身体因惯性还在向前冲,突然两双手一左一右架住了我的胳膊,是若霞和玲玲。

“慢点慢点。最后那冲刺太棒了!”

“我们搀着你缓步走动下,别坐下!”

汽水滑过喉咙的清凉,同学们七嘴八舌的嚷嚷,让我感受到,这一仗,完胜了!

1992年的那个春天,教室里忽然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。十六七岁的少年们,像初春的柳枝,不知不觉间就抽了芽。

异常的气息如同春天的嫩芽,从星星点点到一簇簇、一片片。女生们洗衣服时不再像以前那样三五成群地说笑,而是分散在各个水龙头前,盆底沉着的衣服明显比自己的大了几号。星期天女生洗被单时,总有男生“恰好”路过,自告奋勇地上前帮忙拧湿被单。坐在后排的男生“不小心”把钢笔滚到了前排女生的课桌上,弯腰去捡时,耳尖先于手尖泛起桃红。

三十三年后的今天,当我们推开那扇熟悉的教室门时,仿佛又回到了那时光深处的青葱岁月。课堂上传上小纸条时的会心一笑,毕业纪念册里签名旁晕开的蓝墨水泪痕,都如在眼前。三十三年的光阴改变了许多东西,却不能冲淡内心深处“时光不老,我们不散”的信念。

■阮子胜

几栋高楼下形成一条天然的风道。我从转角处走过来,一阵清风把我那本就凌乱的头发卷成鸡窝,上下翻飞;又吹得我的裤腿左右抖动、来回摆荡。我抬起头抚弄了一下头发,仰头时不经意看到蓝天白云,突然想起,自己似乎有好久没有抬头看天了。

突然想起一个夏天,那时我应该也像现在一样没有烦恼。不同的是,我每天的任务似乎就是仰头看天;相同的是,我也处在一个如同这里高楼排成的风口——那是老房子两边高高的墙体对立形成的巷道口。我可以从早上一直坐到中午过后,因为要占位,要抢占整个夏天的清风。那时候,夏天的清风当然只属于我一个人。如果坐累了,就换个地方继续坐。

换的地方是一大排整齐平整的、垮掉的古民居基础石。这里除了坐,还可以躺、可以卧,还能吐口水去淹死想要占领我的领域的小蚂蚁。口水不断地吐,就能汇成一条小河,从石门墩、石横梁的小缺口流下去,把小蚂蚁生生冲走。我就是这里的霸主,谁也别想侵占我的地盘。我在阴凉的石台、石柱上,傻笑池塘里的泥鳅——它

们不断从水里冒出头来透一口气。躺下来就看山顶的白云。我从白云里找到了自信:我将来肯定能不断长大,肯定能做自己想做的事,也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。可是白云不行,它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,或者说,不掌握在自己的“触须”中,而是掌握在风的手中,也掌握在雨的手中。

巷道口的座位有时也抢不住。如果去晚了,房头的一位大哥那肥硕的身躯就盘在那里。要想越过巷子口,他会抬起腿,让我从他的腿下钻过去——他想霸占整个夏天的风。我才不愿意钻别人裤裆,便从巷子的反方向弯弯绕绕来到水塘边的基础石那里。我有一项本领:能捡起破碎的瓦片,三个指头一捏,手腕暗暗发力,让瓦片平中带斜飞出去,在池塘水面上打出十几个水漂,有时候水漂甚至连成了一条线。更绝的是,我飞出去的瓦片能不断打断池塘那边的莲叶柄,让莲叶伞盖成一条线倒下。我想,无论哪个侠客都没有我这本领高强。

池塘边玩久了也觉得没意思,我们会顺着池塘边的溪流去到不远处的水库。这个水库是条裤子形状,镇里给它取了个

名字叫“裤裆塘水库”。虽说不雅观,倒也贴合实际:水库的水面像两条裤腿伸展开,一个大坝拦腰像扎了一条裤腰带。夏天的一半日子,我们就是在“裤腿”里钻来钻去。在“裤脚”那里,能摸到大把大把的小田螺,把它们锤扁,放在竹箩筐或者竹簸箕里。竹箩筐自带箩绳,竹簸箕边沿按三角形系上三条绳子,绳子缠在一根长木棍上,一个天然的钓虾工具就做成了。不管是竹箩筐还是竹簸箕,放到水里几分钟,小鱼小虾就满了。最难把握的是提起出水的动作——要既快又稳,不能倾斜。提起一次差不多就有小半盘小鱼虾。如果出水时竹簸箕斜了,鱼虾就跑得差不多了,没有谁不气呼呼的。

大半个夏天,我们就是泡在水里。水一泡,再一晒,特别容易黑。我们晒得像黑炭,后背像是火柴盒的漆片(磷片),太阳在我们后背一照,仿佛就能冒烟起火。但我们每天吃着自己钓回去的鱼虾炒青椒,都乐此不疲。

后来长大了,才发现每到夏天,能做的事情并不多,能找到的乐趣也不如小时候想的那么多。

故乡的枇杷树

故乡的老屋旁有几棵枇杷树。幼时因家贫,父母以务农为生,终日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却不得温饱,于是在老屋旁种下了这几棵枇杷树。枇杷树是四季常绿的植物,生长缓慢却十分顽强,果实需经长时间的日照与雨水润泽才能成熟。那金黄的果实,充满希望与活力,是财富与家族兴旺的象征。那时,父母常和我们五兄弟在树下念叨“枇杷经济”,希望产量能再提高、年年丰收;还说要像愚公移山那样,勤扒苦做、拼命干,用辛勤劳动换来好收成。每当此时,小弟总有独到见解,说这是小农思想,苦干是最低端的劳动,不过是劳碌与瞎忙,唯有打破“认命”思想的束缚、具备拼搏精神才能脱贫致富。父亲不置可否,只是闷头抽着旱烟,无奈地一声长叹——这叹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是那样沉重。

故乡虽穷,天气干燥,土地贫瘠,但天空很高、很蓝。小弟常躺在枇杷树下,透过树叶的缝隙看天空,只觉天地广阔、眼界开

阔,更坚定了摆脱贫困的决心。那时生产队常放映露天电影,是我们难得的休闲娱乐。我们在树下看《骆驼祥子》时,父亲又以祥子努力拉车、拼命想好好生活、争取早日买车的故事鼓励我们,要像祥子那样,不怕日晒雨淋、早出晚归,实现财富梦。小弟却模仿剧中台词:“骆驼最怕水坑,只要脚一崴,骆驼就废了。”他惟妙惟肖的表演,让我们突然读懂了骆驼的宿命,那是最早的自我意识觉醒。他还对虎姐提出的“买洋车出租收租金”模式大加赞赏,说要有大胆的行动、挑战的胆识与思想,才能找到出路。父亲若有所思,此后便不再提类似的话题。

不久,父亲终因日复一日的贫苦操劳积劳成疾,英年早逝。没了父亲的扶持,我们五兄弟为了生计各奔东西。俗话说“族望留原籍,家贫走他乡”,小弟辍学后也远走南方谋生。他睡过桥洞,干过搬运,被查过暂住证,遭遇过遣返原籍,历经千辛万苦,后进了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,总算

有了落脚之处。他白天努力工作,晚上拼命学习专业技术知识,近乎偏执地用青春与时间坚持不懈求生存,终在千人大厂中脱颖而出,成了负责行政的主管。在经营管理中,他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,转换了思维方式,开阔了眼界与格局,重构了价值观。在灯红酒绿的市场经济大潮中,他读懂了经济运行的规律,看到了超越眼界的风景,认知层面迅速提升。

机缘巧合下,同宿舍一位名校化学专业的高材生大胆提议:两人合作开公司,一人出技术,一人出资金。小弟敢于用新认知对冲旧经验,干他人不敢干、做他人不曾做之事——困境在智者眼中,从来都意味着机遇,这或许就是商战中的破局之道。他果然不负所望,在商海起伏中如鱼得水、游刃有余,每一步都踏准了时代的节拍,抓住了时代赠予的认知红利,进而提升境界,赚到了匹配认知的财富。人生的所有可能,都藏在竭尽所能的努力

笑着活好当下

■鲁敦喜

陈敏这个名字,总带着汀泗高中那片操场的阳光味。那时我们同校,她不算最起眼的女生,却像春日里的新茶,清爽爽,让人记挂。

高二那年深秋,母亲来汀泗的茶山摘茶籽,忙到暮色漫过茶山之尖才想起返程。山高路远,夜里难行,母亲只好来学校找我。眼看天要黑透,女生宿舍的门快关了,我急得在走廊转圈,恰逢陈敏一手抱着书本、一手提着一只红色塑料桶走过。“我妈摘茶籽错过最后一趟班车,今晚没法回去,能不能……”话没说完,她已经笑着说:“去我宿舍挤一晚吧,正好我下铺空着。”

她转身往女生宿舍走,我接过她手中的塑料桶,打满一桶热水跟在后面。桶沿晃出的水珠溅在青砖地上,像一串碎银。母亲跟在旁边,念叨着“太麻烦姑娘了”,陈敏回头摆手:“阿姨别客气,我们初中就是同学,熟得很。”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,她的笑声混着晚风里的桂花香,至今想起来仍觉得十分温暖。

大学毕业后,她去了宝塔农校教书,我骑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去找她。进了校园,车还没停稳,就见她从教室门口跑出来,扎着简单的马尾,手里还捏着半截粉笔,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:“你怎么来了!”她拉我去宿舍,泡上热茶,翻出藏着的饼干,絮絮叨叨说农校的趣事,说学生们的调皮,说后山的野花开了满坡。那股子纯粹劲儿,和高中时没两样——即使身份变了,环境换了,她心里那汪清泉始终没被搅浑。

再后来,听说她得了乳腺癌。每次同学聚会,她却总是笑得最亮的那个,穿得体的衣裳,讲最近学校发生的新鲜事,说女儿又考了好成绩,半句不提化疗的辛苦。有回同学聚餐,我忍不住问她苦不苦,她往我碗里夹块排骨,笑眯眯地说:“苦什么苦,活着一天,就得高高兴兴的,不然多亏呀。”

2024年6月11日中午,手机弹出消息时,我正坐在窗前翻相册里的旧照片。照片里,她站在汀泗高中操场边的梧桐树下,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。同学说,她走得很突然,乳腺癌复发得厉害。可我总想起她最后一次聚会时的模样,举着果汁杯说“明年我们去看樱花”,眼底的光比杯里的冰块还透亮。

原来有些人,真的能把痛苦嚼碎了咽下去,只把最干净的笑容留给世界。就像她当年帮母亲找住处时那样,捧着一颗真心,从不因岁月打磨而褪色。如今她走了,却让我更明白:这世间最该珍惜的,莫过于那些始终纯粹的人,和他们教会我们的——笑着活好每一个当下。

■秦桑

中,而小弟早已成为商界的成功人士。

而今,故乡破旧的土屋早已改建成三层大别墅,庭院里的枇杷树亦已亭亭如盖。它们枝枝叶叶相连,连成一个整体,犹如儿女们团聚在父母身边,彰显着家族的兴旺。它们怀着对蓝天与阳光的向往,不停向上生长,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,长成了一棵棵“灵魂望天”的树。山野的风吹过那道梁,树叶沙沙作响,那是与风较劲的声音。这片土地从不缺乏勤劳的双手,真正稀缺的,是敢于重新定义命运的倔强灵魂——就像当年那个从树叶缝隙里望天的少年!

是夜,我们团聚在故乡的枇杷树下,举杯畅饮。故乡将不再是终点,而是新的起点。我们终将奔赴不同的行程,但庭院中这些静默的枇杷树,始终牵挂在我们心中。它们在岁月深处,诠释着生命的另一种信仰:携手追梦新征程,豪情万丈创未来。那些封存于年轮里的星光,正照耀着属于我们的时代。